

戰國策

冊五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

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以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

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
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
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
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
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
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
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
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
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
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謫詬相輕傾奪之說
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

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失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

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
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
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
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
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
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
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
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圓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
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
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
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

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

五伯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
本家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
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
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
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
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
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
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

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
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立有失
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憲殊爲疎
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
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𡇗字
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
字殊所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𡇗字云
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𡇗乃古地字又
𡇗字見亢倉子鷁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
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
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
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

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乏爲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覩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

姚宏伯聲父題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揔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

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錄所云臣向曰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難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謚諸堯圃其以爲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殲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殲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劉鐵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

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

甘茂曰秦重國知

錢改作之

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

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
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
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殲是無
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
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
曰善果下師於殲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
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
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
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

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
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
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
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
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
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
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
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_{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
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
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
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_{作復}一反且

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
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鐸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
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
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
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
毋戰於是以上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
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

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